

西洋史學叢書／丘爲君 主編

10

論歷史

劉北成 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西洋史學叢書 / 丘爲君 主編

10

論 歷 史

劉 北 成 譯

ON HISTORY

by

Fernand Braudel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ISBN 957-11-0253-9

西洋史學叢書

丘 爲 君 主 編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 | | |
|----------|-----------|
| 1. 史學導論 | 6. 西洋近古史 |
| 2. 史學方法論 | 7. 西洋近代史 |
| 3. 西洋史學史 | 8. 西洋現代史 |
| 4. 西洋通史 | 9. 西洋思想史 |
| 5. 西洋中古史 | 10. 論 歷 史 |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主編序

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百年來，非西方國家所致力之現代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西化運動，此一運動係以「船堅砲利」之西方為學習對象，模擬其政經體制，軍事科技，以及社會制度等等。雖然這一模擬在非西方之國度裡並非沒有遭受到障礙，例如中國之「中體西用」說與日本之「和魂洋才」論，都多少意味著這些區域之菁英份子們對此一運動之疑懼，但大體而言，非西方國家（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在現代化之努力上，不論主觀意願與否，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社會達爾文主義潮流之激蕩下，它們基本上只能跟著西方「有樣學樣」，很少能有其它之選擇。

然而非西方國家之知識菁英對這一現代化運動之原始疑懼，並非全然是情緒性之反應。現代化之本質及其衍生之正面與負面之後果是一個極其複雜之問題，思想界之巨擘如馬克思與韋伯，終其生都在觀察與思索這一牽動東西文明之巨大問題並尋求其可能之解答，但事實證明，在二十世紀將盡之今天，我們並未在這兩位思想界巨人之光照

下，合理地完全解決了此一問題。現代化本欲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其結果却是造成人心與社群的疏離；理性的官僚體制原是限制魅力領袖之絕對權力的偉大設計之一，但它却搖身一變，成了一隻不可控制的「巨靈」。

不僅如此，在若干非西方國家中，思欲藉用西方的現代化來擺脫其經常被視為落後和野蠻的傳統，不僅未能成功地切斷傳統，有時反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造成了與過去糾纏不清的處境。以我們所熟知的二十世紀中國大陸而言，它在很多切斷傳統的嘗試過程中，有時甚至是回到了比傳統更為傳統的深淵中。百年來像中國大陸這樣非西方國家的「邯鄲學步，又失其故」的現象，其窘境是耐人深思的。這一窘境，追溯其源，自然無法與西方的是是非非切斷關係了。

西方到底是什麼？它有什麼地方可以為非西方國家所借鏡……形式或者內容呢？非西方國家所模擬的西方的現代化，它是否與西方傳統裡的內部問題有關？如果有關，這一關係又是什麼？這一西方的現代化可以與西方的傳統切斷嗎？如果不能，西方傳統的內涵又是什麼？這一內涵有其客觀價值嗎？它與現代化的形式有關嗎？如果有，非西方國家要想成就西方的現代化，能夠不了解西方的傳統內涵嗎？

這些問題雖然已不若十九世紀下半葉東西方以兵戎相見的方式作接觸時那般尖銳，但在很大的程度上，這些問題依然十分嚴重地存在於非西方的國度裡，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心態去認知西方，去認知西方的傳統，去認知西方的現代，以及去認知西方的傳統與西方現代之間的關聯，在思慕西方現代化之非西方國家中的今天，這應該還是一件嚴肅而要緊的事。

這一套叢書的編選，其基本動機是從上述的質疑中出發的。在中國人還沒有能力以自己的觀點來寫出成一家之言的西方歷史以及世界史以前，將西方名家對西方的瞭解譯介出來，相信仍然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業。是以為序。

丘為君 謹誌

1988. 9. 25. 美利堅俄州哥城

丘 序

不論是否為一《年鑑學派》的信徒，忽視《年鑑學派》的歷史方法論，大概就如同無視存在主義於西方哲學裏的意義一樣，都將使我們遺漏作為人類文明中最細緻的一部份的法蘭西文明的深奧之處。

西方討論《年鑑學派》的文字不能算少，但是寫得出色，能把握到其神髓的，却不多見，在《年鑑學派》靈魂人物之一的布勞代爾已經作古的今天，重讀《世界體系》學說創始人華勒斯坦對布氏思想所作的批判性介紹，還是大有助於我們對布氏及其《年鑑學派》的認識。我們把它搜在此書當附錄，主要係針對中文讀者而準備的。——尤其是對想要對《年鑑學派》的傳統有一個基本認識的朋友。如果不是太唐突，我們樂於介紹我們的朋友從此文下手。

但我們不必急於同意華勒斯坦對布勞代爾所作的批判性看法，正如同我們不必同意所有布氏的見解一般，雖然布勞代爾最原創性的地方在於他對歷史時間（Historical Times）所作的精細與甚有見地的看法，不過華氏所提到的布勞代爾的三種社會時段，即結構（Constructure）、局勢（Conjoncture）、和事件（Event），倒是步入布勞代爾方法論的重要鎖鑰。

此處我們已將鑰匙交給讀者您，希望在您們的思想冒險過程中，在會見布勞代爾五顏六色的令人或張口訝異或拍案驚奇的思想的時刻，也能享受歷史的無限伸展的思想空間的樂趣。

丘爲君

1988. 9. 25. 美利堅俄州哥城

前 言

編

這部文集並非我的主意。兩三年前，我的波蘭朋友，後來加上西班牙朋友，決定將我在過去二十年間發表的少量的有關歷史學本質的論文結集翻譯。其結果就是這部書。假若不是這樣的話，我會想到自己出版這樣一部文集嗎？在閱讀了本書的校樣後，我這樣捫心自問。

與其他人一樣，當我聆聽自己的講話錄音時，辨認不出自己的聲音。當我閱讀自己昔日的思想時，我也不敢肯定能否馬上就辨認出它們來。逐篇重讀這些文章，最重要的是使我回憶起種種往事。我彷彿再次與亨利·布倫施維格（Henri Brunschwig）在呂貝克（Lübeck）集中營散步——當時我們同陷囹圄；與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在瓦諾大街（rue Vaneau）用膳；更多的是與呂西安·斐伏爾（Lucien Febvre）聊天，或則乾脆聽他談論，正如那個晚上，在蘇日（Souget）——他在汝拉山（Jura，

的寓所，當時天色愈益黑沉，我們在花園的雪松下的促膝長談。這些思想真的汲取自這些衆多的回聲和記憶嗎？那些曾經聽到的聲音會自動地復活嗎？答案是，唯唯否否。自那時起已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到今天又有那麼多的新東西在困擾著我。由於我並非一個喜好論戰的人，而僅專注於我自己的道路、我自己的特殊道路；由於論戰和對話這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就在此與自己進行對話和論戰，逐漸客觀地看待我顯然負有責任的文字。正是因為這種情緒，我最近提筆改寫《地中海》一書。

毫無疑問，本書沒有改寫任何之處。除了對個別事實細節加以訂正之外，所有的文章都以本來面目出現。這樣做是合理的，因為我應該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將它們視為一個整體。我很高興地看到在它們之間有一種連貫性。我發現貫穿全書有一個固執的想法，即試圖看看其他人文科學能給我們歷史學這個特殊領域提供些什麼啓示，以及我們歷史學家反過來能向我們的鄰居們提供些什麼——儘管他們不情願向我們諮詢，甚至對我們的建議不屑一聽。這種想法至今還使我將我們的專業與其他人文學科加以對照。

我已經說過，而且還要再說，認識這一點大有裨益，即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將它視為一個長時段（Long duration）。我稱之為 *Longue duree*。這當然不是唯一的途徑，但借助它，可以暴露出無論過去的還是現在的所有重大的社會結構問題。它是唯一能將歷史與現實結合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語言。或許我還有時間解釋我有關這一極重要之見解的立場，有關歷史學在我們身邊正在形成的當代社會中的位置，有關歷史學在歷史學家所生活的社會中紮根的方式。在我們的專業中最使我着迷的一件事，就是歷史學在解釋人類生活時所能達到的廣度。這種生活正在我們眼前編織，它對變遷（

change) 和傳統 (tradition) 或則默許與緘默，或則拒絕，或則參與，或甚至屈服。

眼前這部文集並沒有囊括所有這些問題。它所能做的僅是勾畫出它們的一般範圍。但是，我無意將我近幾年來有關人文科學的會聚現象 (convergence)、統計學的地位、電腦的角色，以及與社會心理學、心理分析及逐漸在成為科學的政治科學建立融洽關係的可能性的演講記錄塞進來，以添補空缺。

在對所有的人文科學加以調整時，最困難之處總是涉及到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極端重要的關係。社會學是一門龐大的、甚至混亂的，將過去與未來的萬象包羅於其中的學科。自從喬治·古爾維奇辭世以後，將社會學打碎成許多較小的部分已成為慣例和時髦。這就使我們這些門外漢更加難以把握和接近它。如今那一位社會學家還會像喬治·古爾維奇那樣給「總體社會」 (global society) 作出解釋呢？然而，為了盡可能地將我們自己與我們鄰居的工作結合起來，我們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手段和觀念。最近我與幾位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專家進行討論，其結果又一次使我失望。在討論中，支瓦 (I. Chiva) 含笑的規勸我以及所有的歷史學家在建構我們自己的社會學，因為社會學家沒有任何現成的東西可以提供給我們。於是，我設想，我們應該建構自己的經濟學、我們自己的心理學……。但這可能嗎？

說到此，假使我與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我擔心當談及「統計歷史學」時會有某些錯覺或託辭，即認為未來的歷史學家「要麼是電腦程式員，要麼什麼都不是」。而我感興趣的是電腦程式員編的程式。此時歷史學家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將人文科學滙聚在一起 (數據的演算能否幫助它

們建立通用的語言？）而不是僅僅考慮完善他的本行。明天的歷史學家要麼建立起這種語言，要麼就什麼都不是。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

於 巴黎

目 次

第一部分 歷史的時間

- 腓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前言（摘錄）※ / 1
一九五〇年歷史學的處境※ / 5

第二部分 歷史學和其他人文科學

- 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 / 27
人文科學的統一和多樣性※ / 67
歷史學和社會學※ / 78
關於歷史經濟學※ / 104
關於序列歷史學※
 評《塞維爾和大西洋 1504—1650》 / 114
存在一種生物學的人的地理學嗎？※ / 133
論社會史的一個觀念※ / 152

人口學和人文科學的範圍※ / 168

第三部分 歷史學和現時代

在巴西巴伊亞用現在解釋過去※ / 209

文明史：用過去解釋現在※ / 225

附錄：布勞代爾：歷史學家，「局勢中的人」※ / 280

英中人名對照索引 / 297

英中地名對照索引 / 309

腓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 及地中海世界 —前言(摘錄)※

本書分爲三個部分。每一部分都試圖對於整體的一個方面做出闡釋。

第一部分研究人與其環境之關係的歷史。這是幾乎毫無變化的歷史。在這種歷史中，一切變化都十分緩慢。這是由不斷重演、反覆再現的周期構成的歷史。我不想忽視這種幾乎不受時間影響的歷史，這種人與無生命世界交往的歷史；我也不想像那些傳統的歷史著作中的地理環境導言那樣寫這種歷史。那些導言只有很小的用處。它們僅僅簡單地羅列某一地區的礦藏、農業類型和植物群落，以後就再也不提及它們了，似乎以後每年春天鮮花不再開放，似乎畜群在遷徙時已經

* From the Preface to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Armand Colin, 1949; 2d ed., 1966);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an Reynolds, 2 vols. (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1972-74).

僵斃，似乎船隻不必在實際海面上航行。而這些實際上是隨着季節的替嬪而變化的。

在這種不變的歷史之上的層面，有一個節奏平緩的人類群體和集團的歷史。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史（social history）——只要這一術語還保持它的全部含義。這些深層的水流是如何影響了地中海生活的表面呢？這是我在本書第二部分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我逐次考察了經濟、國家、社會和文明。最後，爲了更清楚地說明我的歷史觀，我試圖揭示所有這些來自深層的力量是如何作用予錯綜複雜的戰爭舞台。衆所周知，戰爭並不是一個純粹由個人活動所支配的舞台。

最後，第三部分涉及的是傳統的歷史（traditional history）。可以說，這種歷史就其範圍而言，與其說是一般的人類歷史，不如說是特殊的個人歷史。這正是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所說的「事件的歷史」（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這種歷史是表面上的騷動，是潮汐的強力運動所掀起的浪濤。這是由短暫、急促、緊張不安的波動構成的歷史。最輕微的運動，根據定義，也是最敏感的運動，它能引起這種歷史的全部領域顫動。雖然就其性質而言，在各種歷史中，它最激動人心、最有吸引力，但它也是最危險的。我們應該提防那種依然躁動着同時代人的激情的歷史。他們在感受它、描述它、經歷它的時候，是踏着同我們一樣的短暫生命的節奏。在十六世紀，繼真正的文藝復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窮人、卑賤者的文藝復興。那時所有的人都渴望寫作和談論自己及他人。所有這些珍貴的記載覆蓋了那個逝去的時代，佔據當時過多的空間，而給人以某種歪曲的畫面。當一個歷史學家閱讀腓力普二世的某些文件，並使自己置身於後者的地位和時代時，他會發現，自己被帶進一個古怪的世界而迷失了方位。誠然，這是一個激情盎然的世界

，但也是一個盲目的世界。任何一個有活力的世界都會如此，我們今天的世界也是這樣。我們會不注意歷史的潛流——那些活水。而我們的脆弱的木船正在那些活水上打轉，就像蘭波（Rimbaud）筆下醉醺醺的小舟一樣。這是一個危險的世界。但是，我們若是預先在圖上繪出那些往往沒有聲息的巨大潛流，便可以拔除它的符咒和妖術。這些潛流的真正意義只有當人們觀察到它們在長時間的作用時才會顯現。電閃雷鳴的事件常常發生在一瞬間，但它們不過是更大的命運的表徵。而且只有根據這一命運，事件才能得到解釋。

因而我們把歷史分爲一系列的層次。更確切地說，將歷史時間分爲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或者說，將人分解成一系列的性。格。或許，這正是人們最難以寬恕我的地方，盡管我堅持認爲傳統的劃分法也分裂了活生生的歷史實體的基本完整性；儘管與朗克（Ranke）和卡爾·布蘭迪（Karl Brandi）相反，我認爲敘述史學（narrative history）並不是客觀方法，更不是最客觀的方法，而不過是一種歷史哲學；盡管我主張並證明這些層次僅僅是闡釋的手段，而且我也在需要的時候從一個層次轉到另一個層次。然而，辯護又有何益？雖然我會由於拙劣地將本書中的諸多因素拼湊在一起而招致批評，我還是希望本書在製造零件方面至少可以被承認符合我們歷史研習會的規則。

我還希望我將不因感到需要並且懷着熱望採用一個廣闊的視域而被視爲野心太大。難道歷史學不是確實需要不僅僅被判罰去研究院牆高築的花園嗎？假使那樣的話，難道它能完成它現在的一項任務，即回答當前令人憂心忡忡的問題並保持與那些既年輕又傲慢的人文科學的聯繫嗎？一九四六年的今天，倘若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職責和威力的雄心勃勃的歷史學，難道會有任何一種人道主義嗎？愛德蒙·法拉爾